



金華文統卷第十

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

從黃潛遊

國初辟任江

西提舉司校理

同知南康移判潭州

召

脩元史轉翰林

待制知制誥兼講官使雲

南諭梁武不屈

死之後贈翰林學士謚忠

文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

創業惟時將帥用命

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



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
子居嫡長者必正位若其衆子則皆分茅
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
朕今有子十八前歲已立長子禛為皇太子爰
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棣為秦王第三
子桐為晉王第四子禔為燕王第五子榘為吳
王第六子禎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
榘為潭王第九子祀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
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受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

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
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
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
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
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

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神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謚義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固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推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竝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

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
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
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
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
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
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
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
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
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
尤當以卹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
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
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
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州當創業之初
錢糧供應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
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
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
已免一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微

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
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
亦與蠲免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
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
加培養度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
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
稅糧竝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
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
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
於列國而楚及吳徐竝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
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
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邦皆泯而書子凡以著尊
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
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
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
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
為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
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

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為正矣然月犯大心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為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

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入而使勿絕也猥以假入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秦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

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政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兵間乘時竝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畧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天下猶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離合紛紜莫適為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之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口定又絕矣梁氏弑其

君盜其國以梁為偽固也後唐之興籍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况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

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豈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王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爲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旣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

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

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瀛對曰
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遂且將以所賜書重刻
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
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
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
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
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禘何耶禘也聞之三
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
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

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
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
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
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
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禘故
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毅
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內為一天下大定重

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謂近
民之官莫切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
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
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
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
得張君復來爲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上
爲之嘉嘆即命以張某爲郡守守金華於是張
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爲侍儀使朝夕在上左
右會紹興闕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爲
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爲言以

贈之以余金華入爲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
以來天下凋郡弊縣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
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廢庶然徵需科
歛之荐加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政體有
不同而均之爲民牧愛民之心宜無不同今張
侯之爲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
之民有不蒙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守以竊知
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爲張侯言之侯
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聖天子見用之意
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尚

能執筆以矣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者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為言人人殊蓋其志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驚其臆說為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

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温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狷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齟齬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斥是人尊信之以為有道之君子云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顧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

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棗
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
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棗欽君長死氏讀
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
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
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
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
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
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
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
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
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
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
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
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

山奉高真定臨滏
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
云張仲孝文蒼頡
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
要皆後人所附益
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
作無疑蓋久而經
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
文雖亡可不謂為
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畧
迂恠而已不傳今
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
往失於遷就有錯
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
卷而亦不傳今唯
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之間唯水為多故
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
小川相屬而凡郡
縣州道瓜列綦布皆因水以

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
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
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
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
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
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
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
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務

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攬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
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宗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
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

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
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
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
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
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
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體者獲便於觀覽間
竊以臆見復加芟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
固所不敢逃也

贈陳伯承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

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析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脩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轡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

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於文正脩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

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續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臚語之竝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扼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為仁果敢為

義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玄虛以為太極真漠以為鬼神或以佞為忠以詐為信以察為智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立禘祫大事也或以郊立為二或以禘祫為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

馬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禔廟室雜踵漢誤以
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
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
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
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
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
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
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
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
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已任以先王之制

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
者咸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
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
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
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白
為書人自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
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
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
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
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為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為記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谿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為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

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為役之高下故為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為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徃徃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浙東肅訪司

治于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
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
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捏
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
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更張爲宜而余
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
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
郡縣於是蘭谿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
則達魯花赤庶八年阿哈東陽則本縣丞蔣受
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真及衢州錄事

范公琇金華則衢州總管府經歷王川謙西安
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温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
義則處州青田縣尹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
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
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
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畝而覈其得業之
人爲誰又稽故所歲籍以覈其是否三者克合
乃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畝
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
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

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為度程為籍既定然後接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里正次焉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書二凡所以圖名利而戢吏奸者具有科條不可悉

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廖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毅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為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為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達其長利故能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為鄭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必罰人初徂於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明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於

發正其田土脩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
豪家富民或弗以為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恤
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返道使
民者乎公之於婺郡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
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憲字某真定稿城
人以元勳世家踐敷中外風聲茂著為時名臣
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
書其一事以為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

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佳俗結廬居之故名
廬昇或云古有佳先生隱其上故復名佳廬而
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昆侖分支南為衡嶽
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
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
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
粹結體嶢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
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昇竝出以扼大江東來
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士木秀潤是
為南康富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為峯

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老峯之麓散爲群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迤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河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

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重爲路由此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竝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水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一真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縣廢久不加理禘來同

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金華文統卷第十

金華文統卷第十

蘇伯衡

字平仲金華縣人穎濱才世孫洪武初召為國子學錄陞編脩崇脩元史終處州府學教授

懿祖謚冊文賦學士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宣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宣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

於古進謚在今狀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
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終身永念於貽謀無黨
無偏履道無期於垂裕昔陶言上崇於少皞而
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而
懷休湯謂之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
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鑿玉惟榮謹奉冊
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
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
邦永賴在天之 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
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
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
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脩裸
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
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闈禮備溫恭慶
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
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
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掃衣莫遂生

榮之願關睢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 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
在于衆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
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
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便殿 面諭而
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闕樹府寺備儀衛董官
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
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

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
秩差後三師而體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
矧今 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
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 要保 王躬
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 君負個儻傑
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 威余公其奧
學雄文宏材遠畧卓乎非流輩所 可及 上之
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 中外惟其所
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 叩之大鳴焉
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 是官 春注

允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
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於李密故托勣
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
也 中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 中臺也數犯
天威陛陳讜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
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雖有本
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 光武太宗之
取佚與勣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 盡瘁啓沃彌
論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 以追河間東
之賢使晉卽綽為今 王保有社稷 與國

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親王之至
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
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或歌以餞
而屬余叙之於是乎還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
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間謂余曰願為
著其說以相吾志予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
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
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

學慄慄或翼翼疊疊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微五
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慎德曰慎罰曰庶
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
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
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爲參之而天命幾乎熄
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
有失爲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
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
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
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

慎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
如臨師保不覩而成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
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
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
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
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
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
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

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
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
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
貌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
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
事於是而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
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
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之効也非
慎固無自而脩非脩又烏足為慎不慎而無不
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

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脩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
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
學者亦悅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
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為無忌憚之小
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言凶生於敬怠不慎則
至於為小人夫何足恠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
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
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
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履取拖取藍取茅
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舟秫取流水取欄
之灰以為材熾之濕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
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
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
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
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
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
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
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
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
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
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
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
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
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入之所為也
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
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

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
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
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
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
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
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
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
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具誼董仲舒班固劉向
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
石魯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

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
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
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
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
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
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
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
非北方夏非翟緋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
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准文辭之孜孜乎天台

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
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
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交者無不推
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
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
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
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
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
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
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艤航辯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入曰公治軒於
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歲舟於壑可
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
欲人不召之去得乎曰彼之舟歲矣而不艤焉
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
負而去也一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
非不艤也一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
之濤汹然而作蛟龍鼉鼉之恠駭然而觸卒之
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

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操舟者，某物以艤，必先治之。某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避，而避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泊，水靜擊楫而進；盲風恠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壞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

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物素不治，而艤之地亦素不審。維可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艤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聽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拔，故此非

艤之失也。載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
渡揚子浮淮絕汲汧齊泗漳而北遊。又自直沽
遵海而南歸環顛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
利而摧傾敗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
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
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
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
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
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
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

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

危倚勢利

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柰

之君子貪

得而無厭冒進而顧也。觸罪

踏危機首領

膏於斧鎖妻子翦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

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

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樓。櫓詩書為之棹

楫。道德為之維。忠信為之所進。別遊乎學之海

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存更世變身

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庶幾寡

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

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回回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曰惟焉客不能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辭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石冰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武周其馭民也均其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

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拯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勸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

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桀矍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

友恭云徵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間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竝以孝義著

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

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為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于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饑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

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仇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鈎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

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寔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重輕而求之者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徇徇以為容詹詹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致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

從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竒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誼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歎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

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湏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

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
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
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
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
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
葉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為
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閭
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
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
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
學則惟一道况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
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婺之先達清脩直
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
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
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

之矣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躡量於紹興辛酉
檢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
爲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
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
水旱于其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
以歷歲旣久舊牘寔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
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輒復益步加畝以幸
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

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
鑿空之賦名曰虛僞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
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惴惴惟歲入
不登是愬而公私交以爲病矣事聞中書省亟
命檢覈除之戶部援田令俾以五尺爲步造弓
尺以量符下皆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旣而命明
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
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己任
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
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爲量長保

擇一人焉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堦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堦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爲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褚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弼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語諸鄉即寺觀以次舍裘猴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

彼補此塵累微積必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
及者減之岸溪之齧于水者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東諸所表爲魚鱗圖爲流水冊冊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則虛詭之數其爲增者收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冊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冊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沒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平畝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

有四月圖冊之役
五月壬子積二百
年之病一旦以除
悠久介智者往山
仁政攸始三實盛
而井地之均由經
至若資賦以足用
檢覈之舉執政責
且六七年而莫有
宜王君於蒞政之
定是秋八月壬寅
有三旬而畢以茲
以老相與慶幸爰
昔仁求文為記余
習分田制祿田乎
界之正自是以來
因田而成賦無古
成有司可謂急先
從事者豈國家裕
初不憚勞勩而鯁
馬致其

力也更張惟允而
度下有常守仁民
替厥成金華之民
垂永久將不在余
人嘗覈田蘇州為
由承運庫使外補
經費不虧民征用
之政孰大於是嗣
利賴庸有既乎然
文矣王君名綱字
諸州使者冠其來
云

督說三首

空同子曰君子不
貴而耻教於人故
教而成德猶器以
以卑賤而耻教人
君子能成己而成
軌模而成器也吾
之德誠足

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
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
貴固教於人者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
成已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
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
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
子伯時子思魏叔也管仲也卜商也
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魏叔
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

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魯無報容豈非存
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於人故
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教人
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
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
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
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慙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倨
在上位而受教則闐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
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
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教人之過

也不知尊貴者耻教於人之過也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
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
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
告好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
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加于時者而不
有史氏焉迹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于
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
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
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
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
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
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
獻不足之歎也而况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
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
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
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
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
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

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知通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

指取則是以靜為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為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為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透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

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
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
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金華文統卷第十一

